

語的繩。那時候的他，在阿慶與琳達僅隔八尺繩長像跳著迴旋舞的畫面中，究竟體悟什麼，預見什麼？人究竟是孤獨的？人原來是能與另外一人緊緊連繫，而牽動，而疼痛？

謝德慶在一九八四年完成《繩子》一作後，宣告下個表演將是，《不做藝術》(No Art)。

然而不論是演出藝術，抑或表演不創作、停筆小說，指針依然持續在打卡鐘面上，印下虛空的刻度。好像他們始終未曾離開最初的牢籠，仍斜傾著身，沉默地，凝視空懸的燈。還未發生的時間，在光線隱微地搖晃暗滅中，又也許都已閃現度過。

夜海穿越

相識、相伴第十一年，來自南斯拉夫的藝術家瑪莉娜(Marina Abramović)與德國的烏雷(Ulay)計畫了另一場表演：他們將分別自沿海秦皇島山海關與內陸至深的甘肅嘉峪關出發。沿著中國長城，徒步，走向彼此。

黃土中，醒目的女子一身紅夾克，融雪或沙漠間，男人如天穹深遠的藍風衣形影，皆回到僅僅一種純粹的身姿，步行。行走各逾兩千五百公里、歷經九十餘晝夜。如在紀錄片《凝視瑪莉娜》中，可見一幕，以紅與藍，像河流、又或動靜脈線所勾勒出廣袤地理上徐緩的移動、匯流的細微軌跡，直到遙相對視、高舉揮舞著旗幟的距離。至入夏那永恆的黃昏，他們終走近彼此，深深擁抱、手牽握著手，但見

畫面中女人的臉，一時難抑哭泣。

兩人這件一九八八年的作品。以《The Lovers》為名。好像在說，愛人，是一場朝往另一半綿長的追尋？

而我思及愛欲（Eros）一詞，原來即是朝向失落的一半的追索。人之原初，曾為雙生；為了削弱、懲罰人過剩的力量，天神宙斯下令，「將人切成兩半」。

你可以想像原初之人，那從肉身被如雷擊撕裂的疼痛，更多的，也許是剎那不解而轉向對視自己另一張臉，看著切離的一半，因驚懼而奔逃；你可以想像每一時俯身瞧見臍眼與肚腹，細細的皺褶，如切痕遺留，便又一次記得曾遭受的罪與罰。而後來的我們呢，柏拉圖寫道，「只是人的一塊符片」；所謂欲愛之根源遂在尋求自己另外一塊碎片，「同所愛的人熔為一體、兩人變成一個」。

一九七〇年代下半，相遇後的烏雷與瑪莉娜，彷彿熔為整體，開始

創作一系列令人深刻的探勘男女人身關係界限的表演。如《Relation in Time》（一九七七），背對著背、以髮辮相纏縛的兩者一如雙生連體，猶未有觀眾的凝視下，靜坐長達十六個小時（令人想起日後的琳達與阿慶）；《Breathing In/Breathing Out》（一九七七）將口嘴銜合，如吻，卻也是唯一呼與吸之徑，輪流吸吐的氧氣愈稀薄直至耗盡，肺葉充滿著彼此體內的二氧化碳而臨近昏厥；《Light/Dark》（一九七七）曲膝對坐，反覆不停掌摑對方的臉頰；《AAA-AAA》（一九七八）同時以長音持續地嘶吼朝向對方的嘶喊；又或是《Rest Energy》（一九八〇），瑪莉娜手反持著弓，烏雷繃緊著一支箭、銳利的箭心，指向戀人脆弱的胸口，維持住極傾斜平衡……。

遙相揮動屬他們的旗語，徒步三個月後的暮色彷如相遇最初，愈接近時、愈浮現曾經歷親密中的聲嘶、疼痛、靜默、心搏，一起旅行生活過的 Van 與路上的好壞風景，無數旁人凝視或置疑挑釁下的表演，

最熟悉的一半，卻又別於眼前。然而不同於柏拉圖，借劇作家阿里斯托芬所講述古老的愛欲離合故事；他們恆常的穿越、追索，終於以《The Lovers》為名，卻又像在證成，那最初切開的裂隙終難以彌合，將伴隨著關係中的個人，擦身交錯、再度走向分離。

事實上，那件作品，便是他們共度的最後片刻，抵達長路中途、完成後的兩人，結束告別了十二年緊密對峙的關係，此後數十多年不曾見面。

日後瑪莉娜曾描述這段與烏雷的長路：「我們需要一種結局的形式，經過這麼長距離向彼此走去。」某種程度上，它更戲劇化，更像電影的結尾……因為最終，你真的是孤獨的，不管你做了什麼。」

紀錄片《凝視瑪莉娜》拍攝藝術家二〇一〇年於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（MoMA）所策畫大型個人展，標題名《藝術家在場》（*The Artist Is Present*）。展間入口，即那輛曾承載著愛侶的廂型Van，除展出有瑪莉

娜過往行為表演的影像、檔案、文件外，亦重製如《Imponderabilia》等作，男女裸裡的表演者面對佇立在極狹小的通道令觀眾須穿行而過。更在三月十四日至五月三十一日，將近三個月，每日八小時間，藝術家會身在現場，那裡有一張方形無物的木桌，一邊一個木座椅，瑪莉娜仍然是一身紅色，拖曳至裙擺的長衣（有時白、而幾日純黑的長袍），靜靜坐在位中，成一種純粹身姿。空出的另側則輪流坐進觀眾，每人一分鐘，不交談、不碰觸，唯有眼睛相對的凝視。

《藝術家在場》表演的形式，回響更挑戰著八〇年代間，她與烏雷所曾進行二十二場表演，每一次，安靜對坐椅上長七個小時，命名《夜海穿越》（*Nightsea Crossing*，一九八一—一九八七）。

逾二十年後，重坐回桌椅前的她在冥思什麼？三個月時間，總計達一六七五名觀眾坐進，與她對視著恆常的一分鐘，女人像靜物或面沉默的鏡子，倒映著穿越而來的每張臉。

二十幾歲的我曾鍾愛詩人蔣勳寫於世紀末的書信集《寫給L.Y's M-1999》。他在戀人離行之時，願望以一年時間完成一本書，記載下肉體分別後的傷感、思念、獨自綿延的流浪旅行。我永遠難忘於他如何描述戀人走出計程車的片刻，曾牽握的手心，感覺有種體溫消失，蔣勳說，好像手握著一隻玻璃杯，剎那脫手墜落，而摔破碎，「我的手，曾經擁有過杯子，杯子碎裂之後，我的手，記憶著杯子的形狀；如今，我的手，記憶著你的手的形狀、溫度、動作。」

戀人疑問道，已失去你嗎？

這部作品集十年後再版時易名，添上新題《欲愛書》。蔣勳援引了柏拉圖人乃「被劈成兩半」而不再完整的神話，寫下一句「欲愛是走向疼痛的開始」。

《夜海穿越》空出來另一側，後來坐入一千六百多人，帶來一千六百多種疼痛，或歡愉。但所有人都未曾預期的是，其中走來了烏雷。在

相隔二十二年後，他重新回到桌前，靜靜坐下，如這作品的概念相對而視。

一分鐘。

我們看見瑪莉娜的眼睛。

他看見她伸來牽握過去與此刻那一雙穿越的手。